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in Lilian Lee's Fiction

李碧華小說中的香港社會

林逸濂

Lam Yat Lim

M.A. HKU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gust 2009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this dissertation represents my own work,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ement is made, and that it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included in a thesis, dissertation or report submitted to this University or to any other institution for a degree, diploma or other qualifications.

Signed: Lam Yat Lim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楊師玉峰博士悉心指導，提供諸多相關資料以及對論文架構給予意見，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又撰寫論文期間，曾得香港大學圖書館及香港理工大學圖書館予以協助，本人併此致謝。



李碧華小說中的香港社會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對象及目的	5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7
第二章	殖民管治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第一節 九七回歸前港人的心情	8
	第二節 港人對祖國同胞的觀感	13
	第三節 中西文化匯合的面貌	17
第三章	香港社會的生活價值觀	
	第一節 追求享樂的人生	20
	第二節 崇尚名牌的大都會	23
	第三節 崇拜偶像的潮流	25
第四章	都市男女的角色和地位	
	第一節 職業女性的困境	27
	第二節 異地婚姻的情況	29
	第三節 同性和兩性複雜的關係	31
第五章	李碧華小說流露對祖國之情	
	第一節 文本反映了祖國生活	35
	第二節 道出對祖國的情懷	37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刻劃香港社會的浮世繪	41
	第二節 代表部份香港人的本色	45
參考書目		4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對象及目的

香港自一八四一年成爲英國殖民地後，一直發展至七、八十年代，已有「東方之珠」、「亞洲四小龍」、「購物天堂」和「美食天堂」等美譽。香港是一個以自由貿易聞名於世界的港口，商業貿易頻繁讓香港成爲中西文化匯聚的大都會。建基於這複雜的環境下，香港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質。華洋共處的香港社會，在商業發展上的成就是無庸置疑的，但在文學上的發展則常受到批評。張國良在《香港文學記憶》的序言中說：「香港的文學現象，曾被喻爲『文化沙漠』，也曾被喻爲『邊緣文學』。這些指喻，都因爲受到一個商業社會過份迷惑所致，以致忽略了存在於香港社會中一股強韌的文學創作動力。」¹就因爲商業的發達致使人們遺忘或忽略了本土的文學發展，然而，香港確實有一群默默耕耘，積極在文化界努力創作的作家。鄭樹森認爲香港文學可從狹義和廣義兩方面去看，若從狹義看香港文學，是指「出生或成長於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寫作、發表和結集的作品」²，而廣義則包含「過港的、南來暫住又離港的、僅在台灣發展的、移民外國的」。³就着香港獨特的情況觸發起本人對現當代文學的興趣，期望探索香港作家的作品與香港社會的狀況，以及兩者的關係，論文選取研究的對象便是狹義中的作家李碧華(1959 ~)的作品。

李碧華，「原籍廣東臺山，中學時代已開始於報刊投稿，曾任記者、編劇、教師、在影視、舞臺劇等藝術領域頗有建樹同時，又在多家報刊撰寫專欄及小說連載。『香港人』，在這大都會生活的城市人不少也帶著一些矛盾和複雜的情感，而李碧華在她的小說中往往能反映一些社會現況或人民的心情。『她的職業

¹羅琅：《香港文學記憶》，(香文匯出版社，2005)，序言 頁1。

²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53-33。

³同上註。



決定了她把新聞記者遷就大眾的敏感和編劇善於製造戲劇性的故事的優點結合起，來創作了一些影響較大的如《胭脂扣》、《霸王別姬》、《青蛇》、《生死橋》、《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秦俑》、《誘僧》等，曾獲多種國際獎項。」⁴ 李碧華曾任職不同的行業，這些工作經驗提高了她對社會問題的觸覺，她將個人所關注的香港狀況於小說中呈現出來，使其作品反映了時代背景、社會民生的面貌。

香港這小小城市有著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不管是土生土長或是移居本土的作家也喜歡以這都市的人和物作題材。而李碧華的成長背景讓她在創作時提供了很多題材，何慧在《香港當代小說概述》提及李碧華的作品審美價值很高，不但有吸引讀者的故事，而且具有社會學價值。⁵ 李碧華慣常以不經意的筆觸將一些政治價值觀滲透在小說中，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與作者產生共鳴。

李碧華很多小說都被改編為電影，如《胭脂扣》、《霸王別姬》、《秦俑》、《青蛇》，小說人物或情節的衝突性很強，「李碧華一直把她的小說當作藝術來經營，審美價值，娛樂價值都擺在了重要的位置。為了構成衝突，她不惜時空交錯，人鬼同台，然而這並不妨礙她在討好讀者的同時，盡量使作品獲得深度。」⁶ 她的作品得以吸引大量讀者，與她大膽嘗試創作和緊湊的小說情節有關。「她的寫作有着引人深思的『邊緣性』，既不在純文學的中心苦思，又不在消費文化的陣營盤桓過久，嘗試着走一條『中庸之道』——其作品既不會無人問津，又不到『走火入魔』，而是二者一爐。」⁷ 本篇論文的研究，便是透過分析李碧華小說的人物角色，從而窺探李碧華如何於小說中反映香港都市的人生百態及表達她對祖國的情懷。

⁴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頁 398。

⁵ 何慧著：《香港當代小說概述》，（廣東經濟出版社，1996），頁 241。

⁶ 同上註，頁 248。

⁷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頁 399。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論文研究對象為李碧華的小說，並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探究李碧華在故事舖排上如何反映香港的社會現況及對祖國的情懷。而「『文本分析』不僅是技巧分析，而是藉着細讀作品來了解形成作品現今面貌的種種力量，如敘述策略(narrative strategy)及內部邏輯(internal reasoning)以及與社會的關係等。」⁸ 分析的小說包括《胭脂扣》⁹、《戲弄》¹⁰、《鏡花》¹¹、《糾纏》¹²、《白髮》¹³、《潘金蓮之前世今生》¹⁴、《秦俑》¹⁵、《天安門舊魂新魂》¹⁶、《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¹⁷、《霸王別姬》¹⁸、《水袖》¹⁹、《誘僧》²⁰、《荔枝債——怪談繪卷1》²¹、《流星雨解毒片》²²、《凌遲》²³、《涼風秋月夜》²⁴、《櫻桃青衣》²⁵、《新歡》²⁶、《餃子》²⁷、《紫禁城的女鬼》²⁸和《枕妖》²⁹等，論文中所引用的原文均以上述文本為參考。

⁸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頁289。

⁹ 李碧華：《胭脂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05)(第16版)。

¹⁰ 李碧華：《戲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12)(第7版)。

¹¹ 李碧華：《鏡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2.5)(第6版)。

¹² 李碧華：《糾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11)(第12版)。

¹³ 李碧華：《白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5)(第6版)。

¹⁴ 李碧華：《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9.09)(第5版)。

¹⁵ 李碧華：《秦俑》，(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4)(第5版)。

¹⁶ 李碧華：《天安門舊魂新魂》，(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6)(第9版)。

¹⁷ 李碧華：《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07)(第3版)。

¹⁸ 李碧華：《霸王別姬》，(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04)(第8版)。

¹⁹ 李碧華：《水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09)(第3版)。

²⁰ 李碧華：《誘僧》，(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06)(第3版)。

²¹ 李碧華：《荔枝債——怪談繪卷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01)(第5版)。

²² 李碧華：《流星雨解毒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2)(第3版)。

²³ 李碧華：《凌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10)(第4版)。

²⁴ 李碧華：《涼風秋月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10)(第3版)。

²⁵ 李碧華：《櫻桃青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4)(第3版)。

²⁶ 李碧華：《新歡》，(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5.7)(第5版)。

²⁷ 李碧華：《餃子》，(安徽文藝出版社，2006.01)(第1版)。

²⁸ 李碧華：《紫禁城的女鬼》，(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5)(第3版)。

²⁹ 李碧華：《枕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04)(第3版)。



第二章 殖民管治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第一節 九七回歸前港人的心情

《胭脂扣》所描述的是一對陰陽相隔的痴男怨女，小說的背景是英國殖民時代的香港，內容經常流露出普羅大眾對回歸祖國的憂慮。「『到了一九九七後，就不會那麼恐慌了。』我只好這樣說。『一九九七？這是什麼暗號？關不關我們三八七七的事？』『你以為人人都學妳擁有一個秘密號碼？』阿楚沒好氣：『那是我們的大限。』『大限』。」¹ 小說中沒有清楚說出這大限是甚麼，在六七十年代移居香港或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對於這部份內容才會心有同感。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正式脫離英國殖民政府的管治，「香港和中國，經過長期的隔離，分別在雖有同而卻有不少異的政治、社會、經濟獨立的運作，其間兩地因應變化的文化想像方式自然有基本上的差距，有些地方甚且是天淵之別。」² 特別是經歷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武力鎮壓，一批一批的香港居民構思、籌備或付諸行動移民到外國，大部份商家老闆都紛紛辦理手續移民到外國，目的是要逃離香港，為的只是爭取自由。九七回歸前，香港人都認為回歸後他們的生活質素或模式將會與中國大陸看齊，猜想中國共產政府要沒收他們的資產，市民將失去言論自由，以及拖延了民主發展的步伐。所以，香港人認為九七回歸便是「死期」和「大限」。「『九七回歸』附帶著幾許惶恐和『死期』(deadline)；『九七回歸』的庶民共識就是『最後』二字，而『最後』二字也充斥著庶民的思維。集會要在九七前集；拍戲要在九七前拍；出書要在九七前出；做自己要在九七前做；罵政府要在九七前罵……九七大限，早種人心，可想而知，『回歸』先天不是叫市民歡天喜地。」³ 在一九九七年前，香港市民對英國殖民管治抱着難捨

¹ 《胭脂扣》，頁 74-75。

² 葉維廉〈全球化與回歸後的香港文學〉，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頁 272。

³ 邵家臻〈回歸回不歸〉，邵家臻、夏民光合著：《香港好「反」》，(香港政策透視，1999)，頁 23。



難離的心情，而對回歸祖國有着十分惶恐及矛盾的表現。回歸前香港人心情是很矛盾的，他們害怕回歸祖國，但又熱衷着這日子為社會帶來的商機，「終於一個『HK 一九九七』的車牌，被一位姓吳的先生投得，他出價二萬一千元，比底價高出二十倍，而他暫時還沒有車。忽見鎂光一閃，原來有外國人在拍照。他們一定很奇怪，這些香港人，莫名其妙，只是幾個數目字，便在那裏各出高價來爭奪？在他們眼中，不知是世紀末風情，抑或豪氣。總之，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習俗：『炒！』。」⁴一個與一九九七有關的車牌也可漲價二十倍，怪不得邵家臻指出香港人是一個喜歡玩數字遊戲的一個社群，「沒有數字遊戲，港人生活定當萬分苦悶，沒有炒樓、炒郵票、炒手錶、炒波鞋、炒所有有關九七概念的物，……沒有炒的物品；恐怕只會炒起更大社會震蕩，這可會是「炒」的政治經濟學。」⁵李碧華在〈含蟬〉中舉了一個例子，提及所有有關一九九七這數字的東西也升價起來，「一知道香港有大酒店接受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那晚的房間預訂計劃，梁儉馬上去報名。特惠房租是一九九七元，相當值回票價。他也捨不得親愛的香港，畢竟是他的出身寶地。但他自小已習慣逃難，賈其餘勇再次避秦。當晚，香港旗滑落，英國國旗撤走，他來看上最後一眼，便安份認命到異鄉渡其餘生。」⁶但這樣的迷戀並非他們真的喜歡這個日子的來臨，而是表現他們留戀這日期前的生活狀況。

然而，回歸前中央政府曾以「五十年不變」以穩定香港民心，「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使人期待着「五十年不變」的光景，《胭脂扣》多次提到五十年：「是呀，那時我們一起穿旗袍、走路、坐手拉車、抽鴉片、認命。理想無法實現，只得寄情於戀愛。一切倒退五十年。妳那時來才好呢，比較適應。」⁷「何

⁴ 《胭脂扣》，頁 98。

⁵ 邵家臻〈回歸玩數字 過渡在人心〉邵家臻、夏民光合著：《香港好「反」》，(香港政策透視，1999)，頁6。

⁶ 〈含蟬〉《荔枝債》，頁 153。

⁷ 《胭脂扣》，頁 75。



況，這中間是五十多年？我同她一樣低能軟弱，手足無措。人或者鬼，都敵不過歲月。啊歲月是一些什麼東西？」⁸「幸好還有五十多年。嘿，五十多年？若有變，早早就變。若不變，多少年也不會變。」⁹危令敦指出小說多次提出「五十年」，除了是在政治上「五十年不變」的種種諷刺外，更是古今變化的一種感嘆。「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中一再出現的時間意象『五十年』，除了嘲諷所謂保持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之外，還有另的意義：殘缺與變化是聯繫今昔、表述自我無法迴避的難題。」¹⁰雖然，《胭脂扣》中的五十年不是中央政府所提出的那個，但李碧華便是以這隱喻的手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提這口號，再三強調讓人猜想這個口號的可行性，或是存疑着五十年以後是否會有大轉變。

其實，香港人為何害怕九七回歸祖國的日子？除了香港被英國殖民管治多年外，於回歸前中國出現武力鎮壓學生，一時間，香港出現了一陣移民潮，「近年變化令問題更複雜。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令『國家』的神話破產，之後商業大潮的嘈音淹了國家民族主旋律的進行，新如王朔等人對過去國家民族的豪言壯語大加調侃。」¹¹當時中國和英國在主權轉交的過程中，雙方經常發表一些令香港人擔憂的言論，李碧華在《糾纏》中提到「最近有批『代表』又上過北京，刺探有關一九九七的風聲，結論是『在這個問題上獲得相當進展，尋求共同的協議，交換了意見，同意了一些事情，繼續一些會議……』誰都不知道說些甚麼。」¹²且當時中英兩國經常出現爭拗，使港人對九七回歸更感憂慮，「當時香港尚在回歸期間，力求平穩過渡，可是當時中英仍在爭拗，所以一方面，英國

⁸ 《胭脂扣》，頁 27。

⁹ 《胭脂扣》，頁 185。

¹⁰ 危令敦〈不記來時路——論李碧華的《胭脂扣》〉，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134。

¹¹ 陳炳良：〈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216。

¹² 《糾纏》，頁 127。



政府在『放大閘』，使很多社會服務在早期殖民地時代不輕易過的也通過了；另一方面，中國不想影響日後特區政府運作，屢屢叫停；阻止英政府胡作胡為，後來更推出『車毀人亡』之陰謀論。」¹³《霸王別姬》中小樓在香港見到的一幕：「小樓路過燈火昏黃的彌敦道，見到民政司署門外盤了長長的人龍，旋旋繞繞，熙熙攘攘，都是來取白色小冊子的：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協議草案的報告。香港人至為關心的，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會剩餘多少的『自由』。」¹⁴李碧華以香港人關心九七後的生活，隱喻着香港人害怕九七回歸的來臨，而且更具體說出害怕的是生活會變得沒自由。

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香港依然是一處令人驕傲的地方，如《餃子》中內地居民嚮往到香港生活，象徵着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三粒星身份證便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人人都嚮往來香港生活，我打香港過來呢——我現在已經有香港身份証了。瞧，三粒星！」¹⁵八十年代開始，香港很多男士北上迎娶內地的女子，偶然有些內地女子來港後便會離開她們的丈夫，另覓新歡或尋找她們的物質生活。在《餃子》中主角媚姨就有這樣的想法：「我就知你跟我不過爲了『三粒星』！哼！有你好受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女人要立足，要生活，先靠身體，再取身份，然後海闊天空。」¹⁶對內地居民來說，回歸前後香港都是一個樂土，他們嚮往的是這兒可享有自由的生活，「這個借來的地方，租來的房子，賣來的自由，她融入幾分？」¹⁷但有些十分憂慮的人則會選擇離開，九七年以前，香港曾出了一陣移民外地居住的浪潮，當然選擇留在香港的人，

¹³ 李志輝、蘇文欣合著：《香港過渡前後社會政策及服務發展評論》，（香港政策透視，1998），前言 頁1。

¹⁴ 《霸王別姬》，頁 353。

¹⁵ 《餃子》，頁 48。

¹⁶ 《餃子》，頁 71-72。

¹⁷ 《餃子》，頁 116。



他們都期望真的有「五十年不變」的「馬照跑」及「舞照跳」的情況。「李逸鴻相信他的要求極具代表性。車子找回了，全虎宴又嚐過了，再來個北女……，九七就甬管啦。」¹⁸ 李碧華小說中揭示了當時部份香港人的憂慮，並描述了他們一些行爲，有些積極尋找他們覺得安穩的地方，選擇移民他國；另有一些則吃喝玩樂，醉生夢死的過着每一天。

在香港回歸中國前數年的過渡期，電視新聞每天報導着中國和英國會談主權移交的進展，政府機構籌備回歸慶典的報導，香港人對回歸祖國亦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陳炳良指出雖然港人對殖民管治不再留戀，但並未等於完全接受祖國的文化，「以香港爲例，一方面逐漸離開殖民地的處境，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並不是完全認同一種國家民族的文化。」¹⁹ 然而，不管香港人怎樣不捨英國殖民管治，又或是害怕祖國接回香港管治，李碧華的小說都能反映了當時部份香港人的心情。

¹⁸ 〈母老虎〉《誘僧》，頁 85。

¹⁹ 陳炳良編：《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嶺南學院中文系，1994），頁 214。



第二節 港人對祖國同胞的觀感

香港人稱呼內地中國人爲「大陸人」、「新移民」、「阿燦」、「表哥」、「表妹」、「表姐」等，這些稱呼均帶點貶義。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經濟起飛，內地遊客帶給香港很多商機，但香港人也要稱呼到港旅遊的祖國同胞爲「自由行」。李碧華的小說道出香港人對祖國同胞在行爲舉止及衣着品味的觀感，例如在《新歡》中提及女士在公眾場合穿着泳衣逛街的表現：「只見一位身穿性感豹紋三點式泳衣的艷女，在中午的烈日下，拖着一個黃色的行李篋，把灣仔街頭當作沙灘，招搖漫步，旁若無人。……警員趕至截查證件，才知是持雙程證的『自由行』遊客。」²⁰ 稱呼祖國同胞的爲「自由行」其實也帶了點貶意。李碧華更形容來自中國大陸的女人大多是俗艷的，並且揭示出香港人常對內地女子有一些偏見，「我覺悟了，女人都是水性楊花，千古不易的真理。哼！我看一個『燦妹』、『北姑』，又如何在這軟紅十丈立足！」²¹ 除了在稱呼上給予他們特別的名字，對於新移民穿着光鮮明亮一點，也給香港人歧視，小說中的內地來港女人無法擺脫人家的白眼，「女人換過衣裳，一邊吹乾已塗好紅蔻丹的纖纖十指，鑽戒迎光一閃。她再怎麼裝扮，脫不了來自中國大陸女人的俗艷。」²² 白韻琴對此亦有相近的批評：「女士們，不學時髦只素淨些還好，否則很多叫人不欲觀之，五顏六色，透明紗重重疊疊，還加些塑膠珠片之類，忍不住在電台節目中強調簡潔是美的訊息。」²³ 香港人流行的時裝，大部份都喜愛較簡約樸素的，而祖國同胞則十分喜歡大紅大紫等喜慶顏色，這個觀點的不同，引致內地人經常被香港人嘲笑。

²⁰ 〈暈街〉《新歡》，頁 199。

²¹ 〈鳳誘〉《糾纏》，頁 211。

²² 《餃子》，頁 4。

²³ 〈衣不稱身〉《白眼》，頁 56。



祖國同胞除了在選擇衣著服飾與香港人有所不同外，對於他們在選擇汽車品牌的品味，部份香港人認為祖國同胞的品味低，「——交關好運！他同病相憐的老友，一邊恭喜他，一邊痛心自己的寶馬，而皇冠牌肯定凶多吉少的。表叔們最愛皇冠牌。」²⁴ 小說中經常流露出香港人處於卓越的地位，即使是回鄉探親帶的手信也是名牌的，「而她這般的回去一趟，還真不肯帶老婆餅呢。她給那些人捎上的手信是樂家杏仁糖、丹麥藍罐曲奇、紳士牌果仁、積及朱古力橙餅……，還有姊妹們得到的是化粧品、護膚系列，連香水，也喚作『鴉片』。真真正正的『衣錦還鄉』！」²⁵ 香港人在稱呼內地同胞很多時也加上「表」字，這嘲諷內地人老套、追不上潮流。而他們選擇的必然是次等貨色，香港人始終自視過高，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然而，隨着工業及商貿不斷的發展，中國經濟起飛，祖國同胞積極進取，香港與中國兩地在各方面的發展也有緊密的交流，祖國同胞人口大量輸入香港，「自 1842 年割讓之初至 1971 年，香港人口由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一人增至近四百萬人，升幅近三百倍，當中絕大部份是外來人口，其中最主要的『來源地』是中國大陸。」²⁶ 李碧華小說也反映了一個現象——黑工：「『家鄉很窮。我是來自內地的黑工，沒有身份，沒有人知道我是誰。付了蛇頭一筆錢偷運來香港，希望多賺點孝敬我媽，照顧老婆。在地盤日曬雨淋辛苦打工，出糧前夕，無良判頭報警來抓，他就吞掉我們的血汗錢了——』」²⁷ 那時社會出現很多剝削勞工的情況，工資低工時長的工作，有很多內地非法入境人士十分願意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待遇，黑工的情況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也很普遍的。

《餃子》的主角窮盡辦法去留着青春，但付出沉重的代價亦敵不過時光飛逝，

²⁴ 〈母老虎〉《誘僧》，頁 81。

²⁵ 《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頁 157。

²⁶ 王宏志〈談香港文學的跨地域性〉王宏志：《本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頁 141。

²⁷ 〈面試〉《紫禁城的女鬼》，頁 83-84。



道出女人對青春流逝的無奈。同時小說亦嘲諷中國推行的「一孩政策」，篇中女人吃的補品便是嬰兒，迷信着這些嬰兒會令人回復青春，「其實五六個月最漂亮了，外頭有一層奶油似的胎脂包住，皮膚透明，血管粉紅粉紅的……那些三個月大的嬰胎，鮮紅透亮，精華不但滋補、養血、美白……最見效的。」²⁸就因為市場有所求，使得在中國大陸一群被遺棄的胎兒也變得有價值起來。中國人重男輕女，推行「一孩政策」，讓每個家庭也希望索得一男以繼後香燈，萬一知道胎兒是女的便想盡辦法打掉，「『主任，罰我三萬塊我和愛人也甘願認了，沒錢就賣血唄』——求求你們，讓我生個男孩吧！有掙扎欲下跪的聲音：『想生個兒子——求各位高抬貴手，嗚嗚……』」²⁹「一孩政策」所衍生的問題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陣的討論，近年在中國大陸浮現了部份獨生子有癡肥、脾氣壞，被寵壞的現象：「在大陸的街頭，時時看見橫蠻無禮、自私而沒教養的孩子，有的像小大人般，頤指氣使，態度驕橫，粗聲粗氣，做父母的卻甘之如飴，有些還當寶貝般，呵護着唯恐孩子不樂。」³⁰就連中國大陸的人民都認為孩子橫蠻與國家政策有關：「圍觀的人有些在說：『都怪政府只許生一個，我家少爺就像皇帝般。』……原來是國家限制人民只生一個孩子，造成父母過於溺愛不懂教育孩子的後果。」³¹祖國推行一孩政策，似乎剝削了國民的生育的權利，但中國人口眾多，《中國人口》指出「1981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限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素質是我國的人口政策。』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明確宣布的人口政策。它的具體要求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³²雖然，加以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對中國本土或是國際社會也有一定的益處，至少減輕能源和

²⁸ 《餃子》，頁 53。

²⁹ 《餃子》，頁 61。

³⁰ 〈一孩現象〉《白眼細看中國新面貌》，頁 24。

³¹ 〈獨生子〉《白眼細看中國新面貌》，頁 25。

³² 田雪原、周麗萍：《中國人口》，（漢榮書局有限公司，2005），頁 84-85。



糧食短缺的問題，但卻剝削中國人的人權及他們的尊嚴。

然而，為何部份香港人對祖國同胞總帶着偏見或歧視呢？這不外乎文化上和生活習慣上的確存有差異，但更實際的是新移民帶給社會在經濟上的負擔，這些是香港人最憂慮的：「現時每年五萬多新來港人士正好為本港整體人口漸趨老化提供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問題是整個社會，特別是特區政府，是否願意對他們作出承擔和投資，抑或任由他們自生自滅或作有限度的支援，直到問題出現或惡化時才對他們施與援手，古語有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³³ 香港人對祖國同胞在稱呼上加以標籤，認為他們的品味低俗，而最重要的是香港人害怕與內地人共享資源。李碧華沒有正面批評中國推行的「一孩政策」，但透過《餃子》吃嬰屍的故事，深刻地批判着這政策帶來的惡果。

³³ 王志錚、陳錦華編：《香港社會政策評論》，(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4。



第三節 中西文化匯合的面貌

殖民身份是促成香港成爲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西方人處身於這個華洋共處的地方，但她既不是純西化的都市，亦非傳統的中國城鄉，香港被英國管治了百多年，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自一八四二年，香港一直是由英國人作殖民統治，一百五十五年來，香港社會與中國大陸都處於不同的政治實體。³⁴ 香港被譽爲「東方之珠」的繁榮景象，李碧華在小說中也曾提及香港由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兩個世紀前，香港不過彈丸之地，蕞爾小島，落後漁村，荒蕪又貧瘠。當時，廣州作爲廣東省會，比香港摩登富庶多了。誰要來香港？誰瞧得起香港？『真沒想到，眼看着香港一天一天繁華，在起跌中茁壯，成爲國際大都會，東方明珠。』」³⁵ 作爲一個開放予全球各地人士進出的自由貿易港口，又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商貿經濟發展迅速讓香港成爲中西文化匯集之地，在商貿交易上經常與西方人作溝通，英語是主要溝通的語言，能夠掌握良好的英語是找到好工作的基本條件。³⁶ 香港人清楚明白有良好的英語能力，對學業或事業的發展有很大的益處，大部份家長爲子女選擇學校升讀時，都會考慮是否英語爲教學語言的，從這一點可見西方文字或文化對本土影響的深遠。

香港這大都會，華洋共處且商貿頻繁，自然也吸引了不同的經商人才到港營商，「香港是個華洋雜處的國際大都會，缺乏天然資源，香港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人才。近二十年香港經濟所以能夠迅速發展，同時亦能保持持續發展的優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匯集於此，使他們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下各展所長，能夠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是香港成功的重

³⁴ 王宏志〈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 香港爲南來文化人所提供的特殊文化空間〉（上篇）《香港文學評論精選 本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年初版），頁30。

³⁵ 〈樹王〉《枕妖》，頁174-175。

³⁶ 王宏志〈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 香港爲南來文化人所提供的特殊文化空間〉（上篇）《香港文學評論精選 本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年初版），頁121。



要因素之一。」³⁷ 李碧華的小說也提及到外國人喜歡到香港遊覽或消遣的地方，「不覺已走到蘭桂坊一帶，華洋共處，十分擠塞，該區實施人群控制，封路措施。」³⁸ 外國人喜歡到蘭桂坊的酒吧消遣，他們在那處慶祝西方的節日——萬勝節，「萬聖節是西方歷史最悠久的一個鬼節。在香港，任何節日都有商機。到處是鬼影幢幢的宣傳。連快餐店，也乘勢推出鬼怪餐。」³⁹ 香港商人也抓緊這機會，大事宣傳萬勝節的來臨，無論是餐廳酒吧或是超市百貨，都充斥着以這節日名義而衍生的貨品。從香港人慶祝聖誕節、復活節、西方情人節和萬勝節等節日的熱鬧情況，可見香港在中西文化滙合的面貌。

除了節日外，香港的街道名稱很多也是由英語翻譯過來的，《胭脂扣》中描述如花返回陽間時描述得特別多，「『士丹利街三十八號，是一間攝影舖子；皇后大道中三八七號，沒有七樓。皇后大道西的三八七號 A，是一座公廁呢。還有軒尼詩道三十八號，賣衣服的，根本沒七十七樓那麼高，還有……。』」⁴⁰ 士丹利即「Stanley Road」、皇后大道即「Queen's Road」和軒尼詩道即「Hennessy Road」，除街道名稱為翻譯英文外，酒點名稱亦然：「嘩，真刺激，我追車追至喜來登。那些落選港姐跟我們行家捉迷藏。」⁴¹ 喜來登即「Sheraton」，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這些英語譯名十分熟悉，不只街道名稱，就是很多的香港人除了個人的中文名字外，必然也給自己改一個洋名。

《胭脂扣》中除了提及很多以英文翻譯成街道的名稱外，更呈現出當時人十分崇尚洋貨。十二少為了討好如花，除送了很多胭脂水粉和珠寶玉石外，綉花鞋、襟頭香珠、胭脂匣子……只差沒送來西人百貨公司新近運到的更特別送

³⁷ 吳志森、李正儀、曲阿陽：《香港居民的國籍和居留權 1997 年前後的延續與轉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頁 126。

³⁸ 〈眼球糖〉《枕妖》，頁 197。

³⁹ 〈眼球糖〉《枕妖》，頁 186。

⁴⁰ 《胭脂扣》，頁 76。

⁴¹ 《胭脂扣》，頁 34。



上由的更特別送上由西人百貨公司購買的銅床。「後來還送上各式禮物：芽蘭帶、綉花名貴銅床。——送予妓女一張銅床？最大方的恩客也不會這樣做。誰知如花說，後來，他真的送了。」⁴² 小說中描述的年代，香港傢俱都以木材為主，銅床是代表了格外的貴重。且大家都讚歎着銅床是從西洋百貨公司購買的，由此可見當時已有崇洋的心態，中西文化交流亦逐漸普遍。

昂貴的西洋貨品受到香港人喜愛，洋人與東方人所生的子女稱之為混血兒，由於他們生得像東方人，但又有洋人的明眸高鼻子，很多香港人也喜歡他們。而始於 1946 年舉辦的香港小姐選舉是香港一年一度的盛事，《胭脂扣》中凌楚娟是一位娛樂記者，故事開首她正在追訪各候選佳麗，當中提及的大熱門是一位混血兒，「『誰當了香港小姐？』『還有誰？那混血兒啦。』『哦，』我說：『大熱門。一點也不刺激。』」⁴³ 大熱門是混血兒，證明了當時人們都喜歡那些黃皮膚金頭髮的混血兒，而且當選了一點也不覺得奇怪，由此可見當時香港對洋人有一種崇拜的心態。

香港百多年的英國殖民身份，華洋共處多年，無論在生活習慣、商業貨易、節日慶典或文化交流，香港都呈現着中西文化滙合的面貌。李碧華大部份小說都以香港社會生活面貌作題材，這些故事也反映了香港融合了東西方文化滙合的特點。

⁴² 《胭脂扣》，頁 33-34。

⁴³ 《胭脂扣》，頁 164。



第三章 香港社會的生活價值觀

第一節 追求享樂的人生

李碧華的小說喜選用時空交錯及前世今生的手法，但無論是在哪一個年代，她的小說內容也能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的狀況。《胭脂扣》中如花描述她在人世時，石塘咀妓院的興旺，一些富家子弟到妓院裏揮金如土地找姑娘作消遣，花天酒地過日子，「石塘咀的黃金時代，大約是距今七十年前——一九二零年、二一年這幾年間，酒樓如雨後春筍，挺茁而生。新酒家卜吉開張，舊酒樓亦大事革新，以適應大眾的需求。妓院業務蓬勃，每間寨都增加阿姑的數目，闊佬執寨廳幾無虛夕，動不動兩三桌起碼，連『籬底橙』（註：揀剩的劣貨之謂）都出齊。」¹人客之多可想而知。他們不只到妓院夜夜笙歌，抽鴉片的惡習更盛極一時。

李碧華將香港小姐選舉加插在《胭脂扣》中，凌楚娟與落選佳麗的對話中，可見女子貪慕虛榮和甘願犧牲色相的現象，「『——試就試吧，落選不等於一切沒希望呀——我知道，不過——你聽我說，鍾楚紅不也是落選港姐嗎？她現今一部戲收四五十萬，還說一口氣推了六部。——泳衣？怎麼這些導演一個二個都要泳衣試鏡？……你要紅，就搏盡豁出去，別不湯不水，畏首畏尾……』」²普羅大眾以選美為一個茶餘飯後的話題，對各佳麗評頭品足，而內心深處認定她們是一群貪慕虛榮的女子，獲選一九七五年的香港小姐冠軍張瑪莉曾述說一般人對女姓參選的想法及自己參選時的目的：「我明白到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參加選美會予人一種追求虛榮的感覺和意識。我並不否定這想法(當年筆者參選的目的，除了要證實『局童』【編者注：『局童』即指保良局所收養的兒童。】出身的人不會比在正常家庭中長大的人遜色。其中一個原因，也人要改善當

¹羅豐銘原著、謝永光改編：《塘西花月痕》(上)，(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3 第2版)，頁72。

²《胭脂扣》，頁113。



時的生活)，人望高處，沒有什麼不對。」³ 她道出了一般人對參選女子的觀感，亦反映了參選香港小姐是一個獲取名利的一個途徑。

參加選美的女子希望能一朝飛上枝頭變鳳凰，即使是已為明星的也希望成為電影的女主角，目的也是希望能先得到名後得到利。《秦俑》中由秦朝的冬兒投胎到三十年代的香港，成為一位小明星朱莉莉，她的行為正表現了部份香港人的思想，「朱莉莉因着本能，知道這是個同凡响的『寶地』了。雖是事奉靈魂的葬者，不過一室是珠寶呀。眼睛閃出光采，飛身上前，把珠寶狂塞進自己身上口袋中。『發財啦！發財啦！』這般的貪婪，真叫蒙天放詫異。她見自己被注目，突感不好意思。『喂，你給他們看守陵墓，也沒什麼甜頭吧，不妨賣個好價錢，到花花世界享樂去。』」⁴ 香港被譽為購物天堂，朱莉莉看見金銀珠寶即瘋狂叫起來，她表現得貪婪，因為她知道得到金銀後可滿足到她日後的奢侈生活。

除了對名利的追求外，香港人所追求的是滿足口腹之慾、名利之慾，對於一些為了追求個人精神上快感的人，他們很容易地沉迷着，「九十年代初的今日，香港青少年在尋找自我的過程中，常受著世紀末壓力的影響，往往只追求個人快感、物質享樂，官能刺激為主，藉此逃避社會責任。」⁵ 李碧華的小說也喜以香港社會一些現象作題材，年輕人濫用藥物以求刺激的社會現況，李碧華當然不會錯過。就如每到颱風季節，當八號或十號颱風訊號懸掛時，在戶外的新聞報導員背後或定必看見一些冒險人群，她都細仔地加插入小說中：「『明知三號風球，天氣惡劣，仍有人去玩命？』……為了尋求刺激，冒險衝浪。不理會海灘上掛起紅旗，也罔顧生員用擴音器勸告，迅即下水玩命去。」⁶ 這個現象差不多每掛颱風也會出現，由此可見香港人對追求刺激已不顧人身安危。

³ 余慕雲著：《香港小組與香港電影 1946-1988》，(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頁 160。

⁴ 《秦俑》，頁 113。

⁵ 彭志銘：〈論九十年代初的香港流行連環圖現象〉，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5)，頁 89。

⁶ 〈懸崖〉《紫禁城的女鬼》，頁 100-101。



對於部份意志不堅定或是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往往受不住了誘惑，誤入歧途地沉迷在毒海中，而他們喜流連夜店，最初或只是跳舞狂歡，「凌晨兩點，在碼頭附近舉行的狂野派對正在高潮。每個週末，這些 Rave Party 都吸引大批好奇貪玩的少男少女，上了癮地，瘋狂一個通宵。是時下最 in 的去處。」⁷香港時下的年輕人生活無憂，部份被朋輩影響不懂自愛，為求得到朋輩的認同容易誤入歧途，即使是作姦犯科的事他們也會一起去做，李碧華將社會上出現年輕人濫用藥物的情況編寫在她的作品，目的除了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狀況外，更呈現社會上年輕人以享樂為主的生活態度。小說中反映了不少香港人在生活上追求的只是享樂，且不顧安危和後果，可見那撮人目光的短淺。

⁷ 〈凌遲〉《凌遲》，頁 8。



第二節 崇尚名牌的大都會

香港成爲國際大都會，除了商業貿易蓬勃，旅遊業也有發展得興旺，中外遊客到港也會盡情購物，無論是便宜的或是名貴的，香港亦有各式各樣的市場，而近年來不管是活躍於社交界的名人或是草根階層的中學女生，她們都成爲名牌商品的擁戴者，「各人都忙碌，一有名牌的時裝預展，都飛到巴黎或米蘭訂下一季的新貨，務求是第一個穿上身的女人——連這點也辦不到，幾乎公告有多落後於形勢。」⁸ 報章雜誌喜將一些明星的衣飾作仔細描述，「優雅的艾菁菁身上是名師設計本季限量版的套裝，戴着墨鏡，走進個龍蛇混雜迷宮一樣的環境。」⁹ 《餃子》中提及一些名牌及女士們對此的渴求：「喂，Paula——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有貨，正貨。天后嘛——下個月 concert 留我兩張票就成行了——今晚八點見——怎好意思？那 LV 袋出廠才幾個月吧，香港也未有貨，真是謝謝了，不好意思啦。」¹⁰ 對於人們趨之若鶩的名牌袋，李碧華在多部小說中也有描述，事實上，這潮流的確是近年香港社會十分普遍的現象。她更以輕鬆幽默的手法諷刺名牌擁戴者，「我是每一個人，淑女潑婦或雞，好佬爛佬或鴨，一生起碼擁有一次去威的『貴嘢』……我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 cheap 袋。我是一個 LV 袋——看，根本不必說全名吧，其很多人也根本說不出我的全名。但那有什麼關係？我的存在價值你心知肚明——」¹¹ 她以一個袋的自我獨白，描述它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是一生人起碼要擁有一個，並諷刺着追求者的盲目和無知，即使連它的全名也讀不出但仍熱烈追求，這嘲諷着麻木追求名牌的無知表現。

⁸ 《餃子》，頁 84。

⁹ 《餃子》，頁 5。

¹⁰ 《餃子》，頁 12。

¹¹ 〈一個自慚形穢的袋〉《新歡》，頁 183。



《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蓮轉世投胎為一位舞蹈者單玉蓮，但幾番轉折間由內地嫁到香港，她的生活模式徹底轉變。單玉蓮嫁了一個餅家老闆，從前求之不得的，今天卻垂手可得，「一間一間名店如花園般亂逛。雖沒什麼品味，不過自各八卦周刊的時裝專欄和彩圖上，也得知八八年將流行什麼秋冬裝了。顏色是象牙、黑、鐵銹紅、灰……。她已經不是那初踏足貴寶地的單玉蓮了。……她花的是丈夫的錢呀！名正言順。總是向店中的女孩吩咐：『同款不同色，三件全要。還有這條鍊，包起來。你們收什麼咭？』」¹² 單玉蓮前半生在中國大陸活得十分坎坷，但嫁給香港人武汝大後，她的生活質素大大提高，當她心情不佳時，可隨意到名店內盡情購物，完全不須理會物件的價目。李碧華以單玉蓮這角色，批判着那些好逸惡勞和貪慕虛榮的人。

單玉蓮這類購物狂和香港人喜歡消費生活十分相似，每逢節慶來臨，香港各大小百貨公司也推出減價促銷，加上電子傳媒及文字媒體的廣告攻勢下，香港人消費購物已不只是為了需要時才買，而是成為一種習慣。李碧華透過小說的角色，如《餃子》的媚姨和《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的單玉蓮，反映着香港人崇尚名牌的價值觀。

¹² 《潘金蓮的前世今生》，頁 100。



第三節 崇拜偶像的潮流

香港有一群追星一族，偶像每到之處他們也能緊貼追隨，形影不離的。不管是那個年齡的人士，他們也會有個人欣賞或崇拜的偶像。「我們仍然撲飛去〈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同時又對有意識，講訊息的〈人山人海〉音樂會門券一掃空；我們追看周星馳；但同樣珍惜黃子華以及他的棟篤笑。」¹³ 邵家臻這樣形容香港人崇拜偶像的心態，觀看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偶像表演已成為香港的潮流。李碧華在《胭脂扣》中描述如花和袁永定憶述太平戲院上演的戲時，袁永定回想替姊姊儲票尾換親筆簽名相的事時，說出陳寶珠是他們那個年代很多人喜愛的偶像。他是這樣憶述：「『在我小時候，太平戲院一天到晚放映陳寶珠的戲。我記得有一齣戲叫做『玉女心』，如果儲齊七張票尾字咭，可以換她一張巨型親筆簽名相的。我幫我姊姊換過。』」¹⁴ 由此可見，即使是數十年前人們已有集起偶像的相片或各類有關物品的做法，這正好反映了不同年代香港也有這崇拜偶像的潮流。「崇拜偶像者，在港、台和世界各地自成龐大的一群，遠非孤立和個別的現象，他們被稱為『追星一族』。」¹⁵ 然而，能夠造成一浪又一浪的崇拜偶像熱潮，也有賴傳媒和和資訊媒體的發達，「『追星』文化能夠成為『風氣』，除了香港本身的城市條件外，還有賴於電視、報紙媒介的極力報導。」¹⁶ 崇拜偶像的潮流在不同年代也有，但九十年代開始，歌迷和影迷崇拜偶像的瘋狂情況，可以造成交通混亂及險象環生的驚險情景。

《胭脂扣》除了讓如花和袁永定回憶從前的偶像外，袁永定的女朋友凌楚娟，由於是一位娛樂記者，對有關偶像和娛樂潮流的一舉一動也必然特別關注，小說中她與落選香港小姐的對話，反映了偶像的魅力和叫座力。鍾楚紅是八十

¹³ 邵家臻：〈回歸線上 無情不在〉，邵家臻、夏民光合著：《香港好「反」》（香港政策透視，1999），頁 19。

¹⁴ 《胭脂扣》，頁 17。

¹⁵ 香港文化淺談東瑞：《香港文化淺談》，（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頁 120。

¹⁶ 同上註，頁 122。



年代紅極一時電影女星，小說描述她可以一次推掉六部電影，而每部戲可收取四五十萬的酬金：「『鍾楚紅不也是落選港姐嗎？她現今一部戲收四五十萬，還說一口氣推了六部。……你要紅，就搏盡豁出去，別不湯不水，畏首畏尾……』」¹⁷

所以凌楚娟極力勸告落選香港小姐應搏到盡，言下之意即犧牲色相也在所不計，至重要的是有機會大紅大紫，成為萬人迷。

《秦俑》雖然是一部談及至死不渝的愛情小說，但由於朱莉莉的角色，使小說看來輕鬆了不少。生於秦朝的冬兒未能與蒙天放白頭終老，並被秦始皇判以死刑，李碧華描寫冬兒轉世投胎到香港當了一名小小的明星，她渴望當電影的女主角：「十七歲的朱莉莉，自小發明星夢，因為自覺天生麗質，又聰明伶俐，出人頭地指日可待。此番隨隊出發，不知有沒有機會扯着龍尾巴往上爬呢？……等得不耐煩的記者們，一見人影，馬上湧上來，鎂光胆『砰！』的一響，如同小型轟炸。朱莉莉受寵若驚，趕忙踏個丁字步，搔首弄姿，微笑：『謝謝，謝謝！』大家始發覺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明星。」¹⁸ 現實就是這樣殘酷的，她並非戲中女主角，記者們亦不會浪費時間和精神於一位小明星身上。但她卻朝思夢想，在夢中她看到將會成功，成為一位「電影皇后」。

香港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在李碧華的小說中也能反映出部份人追求享樂的人生，不理會人生的安危，但求尋找個人慾望的滿足。一些香港人花費大量金錢追求名牌衣物和奢侈生活，李碧華透過小說中的角色傳達這訊息，並反映年輕人崇拜偶像的潮流，總的來說，她的小說表達出部份香港人的價值觀。

¹⁷ 《胭脂扣》，頁 112。

¹⁸ 《秦俑》，頁 75。



第四章 都市男女的角色和地位

第一節 職業女性的困境

李碧華筆下的女性大部份都顯得較決斷和堅強的，雖然她們大部份都沉醉於男女之情上，但絕大部份也會自食其力養活自己，這一點正正是從她的小說中反映了香港社會的一些現況。「傳統上，單身女性找不到丈夫，便被視為寡婦或『老姑婆』，這個貶抑的形容詞表示一種遭貶低的社會地位。今時今日加在單身女性身上的典型也包括『事業型女性』、『女強人』等。」¹《胭脂扣》中袁永定的女友凌楚娟，他倆雖然拍拖多年但由於女友為一名事業型女性，他們拍拖的日子很少：「有些夜晚，阿楚等我收工，或我等她收工，我倆漫步，到下面的大笪地宵夜去。——但更多的夜晚，我自己走。遇上女明星割脈、男明星撬人牆腳、導演遇襲……之類突發新聞，她扔下我，發揮無窮活力去追索。她與她工作戀愛。」²袁永定形容女友是與她的工作戀愛。凌楚娟之所以努力工作其實與她要照顧家庭有關，「一個女子，住得那麼遠，因是居屋，無法不揀沙田。而她天天沙田上環的往返，營營役役，又是跑娛樂新聞的，寸土必爭寸陰是競，一時怠慢，便被人蓋過。每個月還要拿家用給父母呢。」³凌楚娟的表現讓袁永定十分不安，當如花問及上他的家會否令他不便，讓他即時思索兩人間的關係，「『先生，我忘了問一件事。你家，方便嗎？——你是否已有妻子？』哦，這真是個令我不好意思的問題。我連與女友之間關係，也因對方之勤奮上進，而岌岌可危。」⁴就是因為凌楚娟的勤奮上進，使他質疑着兩人的關係。然而，事實上部份事業型女性會因工作而延遲結婚，製造業於八十年代後期急速衰退，「職業性結構反映了女性的經濟地位，據一九九一年香港人口普查顯示，文員人佔人口最多的職業(28.8%)，女性勞動人口人中，有 21.7%從事基本行業，服務業及商

¹ 甄鳳玲：《未嫁女——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香港單身女性》，(匯美書社，2004)，頁148。

² 《胭脂扣》，頁 8。

³ 《胭脂扣》，頁 89。

⁴ 《胭脂扣》，頁 28。



店零售的女性勞動力佔 12.5%……女性在某些行業中也佔具代表性的比重，如『專業、技術與相關的』以及『行政與管理人員』。」⁵ 由於女性獲取專業和高水平資格也是持續的趨勢，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她們會因為專心工作而選擇遲婚，凌楚娟正反映了香港時下女性的思想。

李碧華分別在不同作品中也帶出女性要靠自己的訊息，「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女人要立足，要生活，先靠身體，再取身份，然後海闊天空。她太明白了：女人到頭來也不過是倚仗自己。」⁶ 《餃子》中有兩位女主角，一位是媚姨，另一位是李太太，媚姨因由內地嫁到香港，丈夫只是低下階層，她清楚自己的方向，便是努力靠自己的努力賺取優質的生活。而李太太則是一位倚靠丈夫過活的女人，為了討好丈夫誤以為吃下嬰兒可回復青春，最後落得慘淡收場。而部份小說則有一些極端一點的想法，如在〈雙妹嚙〉中，妙英是一位同性戀者，她喜愛金蘭姊妹桂嬌，妙英希望桂嬌不要嫁人，並應許與她共度餘生，便對她說：「你同我一起，自食其力，儲幾千銀就同銀行借錢買樓，我寫你個名的。男人都是賊！你不要嫁吧。」⁷ 總括而言，李碧華的小說帶出了女權主義，她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賺取生活的開支，擺脫被受束縛及監管的生活，但卻同時反映了職業女性的困境。

⁵ 甄鳳玲：《未嫁女——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香港單身女性》，（匯美書社，2004），頁 58-59。

⁶ 《餃子》，頁 72。

⁷ 〈雙妹嚙〉《誘僧》，頁 115。



第二節 異地婚姻的情況

九七前，香港製造業已陸續北移到中國大陸，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急於另覓出路，而中港兩地在商貿及物流業務的貿易頻繁，兩地邊境的通關時間亦因各種政治和經濟理由隨之而做到二十四小時通關。「為給香港置業者創造條件，深圳市與國家有關部門正在做『過關』刷磁卡、二十四小時通關及增加兩地車牌數量等三項改革……」⁸由於兩地交往日增，香港男士到內地工作因而認識內地女子，就如《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武汝大與單玉蓮的一段姻緣，便造就了他們的一段異地婚姻，「——其實帶來帶去帶上帶落很麻煩你不要笑我人生得矮不過心頭高如果你肯嫁給我我是不會讓任何人欺負你的！」⁹除了異地婚姻的普遍外，結婚生子的情況亦日漸增加，李碧華小說中喜以中港兩地婚姻為題材，揭示當時香港社會出現的問題：「我是一個大學生，在廣州唸文學的。一個香港人包了我做二奶，每月給我三千元，收入比畢業後打工還要高。——但我不是貪錢，是真心愛他的！後來我有了BB，用盡方法來港，才知他不過是一個貨櫃車司機，要我同大婆一起住，但為了BB沒辦法。大婆當我賓妹使喚。還趁我疏忽，把BB用枕頭焗死。趕我出街，我先生一直沒有出面，也沒有留我。」¹⁰

〈躁狂之女〉的主角當然是個悲劇，於現實生活中亦有不少類似的例子，一些內地婦女以為丈夫在港是老闆，又或是想像到香港會過得富足一點，但很多時也是如李碧華所描述的故事般，令她們大為失望。

但亦有從內地到港定居的妻子背棄丈夫，取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後便遠走高飛，這些亦非希罕見的事件，李碧華分別在〈怎會是她最後的歸宿〉及《餃子》有這樣的描述：「常在報上看到『棄夫潛逃』的新聞。男人在內地娶得美嬌

⁸李志輝：〈夾心階層「居於深圳、香港工作」的構想〉李志輝、蘇文欣合著：《過渡前後社會政策及服務發展評論》，(香港政策透視，1998)，頁53。

⁹《潘金蓮的前世今生》，頁54。

¹⁰〈躁狂之女〉《凌遲》，頁154。



妻，申請來港。她捱過七年，終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了，突然失蹤，單方面申請離婚。連生下的子女也不要了，另結新歡，另闢新天地。……『我從來沒愛過你。我嫁你的目的，只是爲了一張『身份證』，生仔純屬意外，不在計劃之內……』¹¹ 中國大陸女子希望獲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她們甘願被受欺壓，即使夫丈對她們十分刻薄，但她們也會堅持忍受下去，直至她們正式得到居留權，「『我就知你跟我不過爲了‘三粒星’！哼！有你好受的！』黃月媚撫摸着發紅發疼的臉龐。她咬緊牙關，既來了，就沒退路。她不要回頭。她忍。」¹² 這裏一個大陸女子忍辱負重地承受丈夫的刻薄待遇，目的也只爲了拿取香港身份，在以後的日子能過自由的生活。

無論是男欺騙了女的，又或是女的背叛了男的，因經商或過境方便了而撮合許多異地婚姻，「這幾年，很多男士到國內做生意，除了認爲這國家是處女地、人口多有潛質和黃金機會遍地……在廣東沿海近香港一些富庶的鄉鎮城市，早就有很多這些男士在國內的妻子。」¹³ 但同時衍生了許多社會問題，「一些本港永久居民在回內地結婚後所誕下的子女，根據現行法律，他們亦享有到港定居的資格；一些本港永久居民，他們亦可以以家庭團聚爲理由申請父母及子女來港定居。」¹⁴ 李碧華正是以離奇、誇張或悲慘的故事道出異地婚姻帶來的問題。

¹¹ 〈怎會是她最後的歸宿？〉《浪風秋月夜》，頁 138。

¹² 《餃子》，頁 72。

¹³ 〈向錢看〉《白眼細看中國新面貌》，頁 103。

¹⁴ 李志輝、蘇文欣合著：《香港過渡前後社會政策及服務發展評論》，（香港政策透視，1998），頁171。



第三節 同性和兩性複雜的關係

李碧華的小說除了以前世今生輪迴投胎的故事吸引人外，她也善於寫情，不過她寫的感情比較悲傷，從李碧華的小說中可反映香港社會男女間情感的狀況。而根據明愛婚外情問題支援服務的社工所處理的婚外情輔導個案，由 1993 年的 386 宗增至 1998 年的 1,756 宗，婚外情的個案增幅高達五倍，不穩定的婚姻關係，加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日益密切，造成了大量的婚外情個案。婚外情問題已不只是夫妻二人之間的婚姻關係問題，而是牽連到家庭和子女的關係，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¹⁵ 除了婚外情，李碧華更描述同性和兩性間的複雜關係，香港社會容易接收到西方國家的訊息，但亦保留傳統中國的思想，在不同價值觀的轉變衝擊下，香港的男女感情或婚姻問題日趨嚴重。

〈雨夜〉中女主角對拍拖四、五年的男友感到不滿，覺得跟着他沒前景，即使有了身孕亦因男友未符合條件而將胎兒打掉，及後終於找到理想對象，可是前男友不願放手，終於造成悲慘結局。前部份的情節在香港社會亦不是罕有的例子。女子嫌棄男子背景不好，未能給予優質的生活環境，而選擇放棄感情。但亦有男人背着妻子去尋歡，李碧華亦經常以此作小說的題材，而這情況亦不是社會奇聞！對於丈夫北上尋歡的故事情節：「有幾個，吃罷便趕車回去，大概家有惡妻。李逸鴻喝多了，臉燒紅一點，腦袋半昏，話兒也稠了。正是飽暖思淫慾，早有預謀，家中那位不是老虎嚙，他常北上『公幹』，也聰慧地不多追問。」¹⁶ 香港由於受傳統思想影響，妻子對丈夫有婚外情的反應大體是啞忍接受了。

面對丈夫尋歡或有婚外情時，妻子的表現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如上述例子般默默啞忍，而另一類則無法接受作出激烈行爲。李碧華在〈牙膏〉中舉出了一對互不忍讓的夫婦：「他們是經『再婚介紹所』的電腦撮合的。男人結

¹⁵ 《香港過渡前後社會政策及服務發展評論》，頁 92。

¹⁶ 〈母老虎〉《誘僧》，頁 84。



過三次婚。第一任妻子被迫瘋了，現仍關在精神病院中，堅持一個杯麵吃三天。第二任妻子最激烈，忍無可忍找人暗殺他，遭識破後男人亦心悔意冷，協議離婚但一分錢也不給。第三任妻子心甘情願付出不菲贍養給他，只求可以脫身。女人也不遑多讓。她的第一任丈夫夜慘叫離家，堅拒見面，離婚收場。第二任丈夫在簽署文件之前夕反悔，夤夜逃亡，至今下落不明。第三任丈夫十分乾脆，沒有任何小動作——他服毒自殺，一了百了。」¹⁷而在香港不能接受丈夫有外遇的真實事例，發生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一名陳健康先生因北上尋歡，妻子將十歲及六歲的兒子推下樓然後自殺。「先談陳健康，名字已極盡嘲諷之能事。十多日來鉅細無遺的報導，將陳連根拔起，由成長經過、結婚經過、尋歡經過、爭吵經過、慘劇經過、到無動於衷繼續尋歡的經過，再到人人喊打到揮拳揍打的經過、到最後的拜祭懺悔經過……傳媒玩盡人鬼神的移魂大法，將陳健康由『人』變成『人辦』，再打成『人靶人渣』。」¹⁸然而，從報導中這位先生並沒有悔意。

李碧華小說中有糾纏的異性關係，亦有複雜的同性戀關係。「我」是廣州一名大學生，被香港貨車司機騙了，由於在港無親無故，經過幾許波折決定於骨場工作，「當骨場中人人把我當笑話般傳揚。只有一個姊妹同情我，幫我把證件修補，還裱起來。帶我到她家暫住，不用工作，也不用出去接觸閒雜人等。——原來她是變態的。她是同性戀，在家愛穿男裝，要我提供性 SM 服務，比猥褻的衰男人更過份。」¹⁹「我」的命途實在是坎坷，但更仔細描述同性戀的偏激態度，可觀看李碧華以下這個作品：「『你不要嫁人！』妙英道：『女怕嫁錯郎，男人都無本心。你嫁了給他，就不會那麼好相與，又粗魯又污糟。而且，

¹⁷ 〈牙膏〉《櫻桃青衣》，頁 5。

¹⁸ 邵家臻：〈陳健康·彭定康·人鬼神〉，邵家臻、夏民光合著：《香港好「反」》，(香港政策透視，1999)，頁127。

¹⁹ 〈躁狂之女〉《凌遲》，頁 155。



可能鄉下有老婆。你戴了他戒指，箍死一世。以後想同我來往，都隔重山了。會當我外人。我決定梳起。你同我一齊起，自食其力，儲幾千銀就同銀行借錢買樓，我寫你個名的。男人都是賊！你不要嫁吧。萬一你嫁人，有三長兩短，再回來找我，我就變卦不理了。你想清楚，是不是我對你最好？」²⁰ 妙英把她擁抱，還親吻她。反應很大。桂嬌害怕得毛骨悚然。推開她，聲音顫抖。」²⁰ 妙英喜歡桂嬌向她示愛，勸阻她不要嫁人，並解釋男人都沒有好的，最後吻了桂嬌，嚇得桂嬌毛骨悚然。

李碧華擅長描寫感情，不管是男女之間的愛情、輪迴轉世的宿世情緣、陰陽相隔的人鬼之情或是光怪陸離的人妖孽戀，在她筆下都描寫得引人入勝。《胭脂扣》描寫的是陰陽相隔的人鬼之情，但卻襯托出現代都市男女感情關係的微妙和特點。袁永定和凌楚娟在拍拖時對對方的不滿或相處表現，李碧華都借此反映了不少香港時下年青男的心聲。男的嫌棄女的不夠溫柔，女的要操控男的。袁永定對女友凌楚娟的印象：「以前阿楚忙於工作，有時對我很冷淡。但她是一個可愛而古怪的女孩，居心叵測，她一旦對我好，叫我不敢怠慢。久而久之，助長了氣焰，……她臉色寒寒的，她的俏皮毫無覓處。」²¹ 小說中袁永定和凌楚娟這對戀人都是記者，他們在遇上如花的前後，感情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但最終他們沒有分離。

袁永定形容女友「兇殘暴戾」、「兇悍」，研究她的名字「可以叫做『楚』」。中國文字雖然美麗，也有失策之處，例如被誤用，結果是諷刺。你看她那副尊容，古時代父從軍的女子，大概便是如此，否則怎與眾彪形大漢週旋？」²² 並將吵架的事歸咎她周期性的情緒問題，並偷偷想她這樣大吵是因為重視自己，

²⁰ 〈雙妹嚶〉《誘僧》，頁 114-115。

²¹ 《胭脂扣》，頁 78-79。

²² 《胭脂扣》，頁 85。



「我或者她，一直都不發覺。她當我是石頭，我當她是潑婦。」²³ 袁永定與凌楚娟兩人的關係使永定想到很多，「事業是這樣，愛情也是樣甚至最簡單的人際關係，誰說不是要花點心思？……天底下的女人，都愛煲湯給男人喝。年輕時為男友，年長時為丈夫，年老了，又得巴結未來愛婿。」²⁴ 當凌楚娟母親嚷着叫他飲湯時，他想到天下很多女人都會討好男人，不過不同時段討好不同對象。

小說中將男歡女愛和夫婦的關係反映了較多負面和不歡的結果，這可以說是李碧華小說內容只反映社會上陰暗的一面較多，而幸福家庭和甜蜜的情侶關係，她則很少編寫這類型的角色，或許這些故事未能吸引大量讀者。

²³ 《胭脂扣》，頁 87。

²⁴ 《胭脂扣》，頁 97。



第五章 李碧華小說流露對祖國之情

第一節 文本反映了祖國生活

李碧華部份小說取材文革時期人們的遭遇，在《霸王別姬》或是《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亦刻意安排了文革時候的場景，「相信沒有人會錯過李碧華作品裏對中國政權——更確切的說，是對毛澤東以及由他所發動的文革——的批評。事實上，這幾乎成爲她許多長篇短帙的慣常題材與『訊息』，……發揮作家的社會良心，苦口婆心只爲提醒讀者：小心暴政，小心野心家！」¹在《霸王別姬》和《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主角也是受到文革的迫害，小說中流露着作者李碧華對國家的狀況感到痛心、着急及感慨，這畢竟是因爲她懷着愛國的情懷，才有這樣的心情。

雖然她的小說經常以男女感情爲主線，但在主角生活的時空卻有很多與政治相關的活動在發生，而主角往往被牽連在內，且他們多是受害者。在《霸王別姬》中程蝶衣、段小樓和菊仙的關係，除了帶出同性戀和異性戀的複雜關係外，更利用三人的遭遇反映文革時期人們被批鬥和迫害，「李碧華在寫三人的情欲糾纏之餘，讓我們重溫了一段中國現代史。從民國初期軍割據，到民國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及至文革後的香港，小說爲我們展示了中國人一段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悲劇。梁秉鈞認爲這部小說仿似以個人情欲豎立一則國家寓言。」²《霸王別姬》中段小樓從北京逃離到香港，在重遇蝶衣來港表演，兩人均表現得百感交雜，但兩師兄弟重遇，段小樓卻只記掛拜託蝶衣將菊仙的骨灰辦到香港來，透過菊仙的骨灰無土可歸，小樓有故鄉亦無勇氣回國，實在是對祖國的一個控訴。小樓、蝶衣和菊仙的故事，主線是寫三人錯綜複雜的感情，曲線道出小樓和蝶衣的愛國情懷，「小說原著中想對人物晚年稍離開了國家的矛盾心態有所刻畫，亦帶出香港這個特殊空間：它在神州

¹ 陳燕遐在〈流行的悖——文化評論中的李碧華現象〉，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141。

² 林賀超〈李碧華的故事新編〉，梁秉鈞策劃《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頁269。



大陸邊緣，似無關又有關。香港的故事不見得是個民族寓言，移居此地的小樓也幻想可以有片刻逃離時代的大話，但卻不見得可以完全離開時代脈絡，另一方面他私人故事也不是整齊地跟著民族故事作寓言性發展。」³ 李碧華在《霸王別姬》中雖然說是一個三角戀和戰戀的悲慘故事，小說不只道出小樓與蝶衣兩人複雜的情感，更呈現出中國在戰亂時人民生活的淒慘境況。

³ 林賀超〈李碧華的故事新編〉，梁秉鈞策劃《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頁 269。



第二節 道出對祖國的情懷

程蝶衣和段小樓在文革十年後，即一九八四年，他們於香港重遇，這一幕對香港人有着歷史性的一刻：「小說未寫文革之後段小樓流落香港，在中英草簽的一九八四年，程蝶衣亦隨國內京劇團出國訪港表演，他們在香港再次相遇。……他們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草簽時在香港港相遇，對香港人來說卻別有深意：段小樓歷劫大半個世紀的中國苦難，流落香港過着潦倒的生活；中英草簽時他重遇師弟，並再一次勾起他的『中國記憶』，但他此刻卻自覺『整個中國，整個香港，都離棄他了。』」⁴ 李碧華利用小樓這角色，道出香港人也有這樣的感覺，殖民地身份的香港，似是被中國遺棄的一個小島，到九七回歸後這小島再一次被殖民政府遺棄。

段小樓覺得整個中國，整個香港，都離棄他。亦只好走到澡堂泡一泡，怎料到連澡堂也沒有了，只見「芬蘭浴」。李碧華其實在表達部份香港人的心聲，應為是中國離棄了他們，也斯對此有這樣的描述：「香港小說家李碧華原著的結局寫小樓流落香港，遇到蝶衣文革後出國演出，剛好是一九八四年中英草簽的香港歷史性時刻。」⁵ 但不想香港回歸祖國的人常想着中國衰弱的日子，「如果仍處於『滿清皇朝』，抑或仍是『民國時代』，香港是不可能從英國手上被收回的。那年代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出產一些賣國賊，國力衰弱，政府腐敗，沒有可能收回香港。」⁶ 這裏反映著中國過往一段悲慘的歷史，讓中國人有著深刻的記憶。

除了《霸王別姬》內容流露出港人對祖國之情外，在《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一書中也提及「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即首相位以來，根本不打算和平

⁴ 也斯〈霸王別姬〉，薄鋒、李照興主編：《經典 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2 年），頁 351。

⁵ 同上註，頁 351。

⁶ 東瑞：《香港文化淺談》，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頁 133。



談判，日本的野心，是先建大東亞共榮圈：中國、香港、星加坡、馬來亞、暹羅……整個亞洲——以至世界。」⁷ 中國人對日本侵佔中國的一段歷史是極度痛心的，李碧華在《秦俑》中雖以冬兒和蒙天放的愛情為主線，但對於日本侵佔中國，佔領香港的一段日子，也是含蓄地評判着：「卻原來，日本軍國主義經過周密準備，已積極着手細菌武器的研究。石井四郎自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專研病理及細菌學。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已秘密建設『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雛型，進行實驗。田中三人並沒有把軍機洩漏，只道『我們的實驗場，設備完善，如果把這個異人解剖，或進行細菌實驗，測驗免疫能力……，才是醫學界的躍進。』」⁸ 李碧華在小說中沒有直接批判日本侵華的惡行，只是將他們的惡行描述出來，但卻讓讀者深刻的感受。

中國在過去的歷史慘被外國列強欺壓，日本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影響和傷害可是說是比較深，小說中表達中國人痛恨日本侵略中國國土和殘害中國國民。在《霸王別姬》中形容侵略者為「日本鬼子」，「號外！號外！東北軍戒嚴了！日本鬼子要開打了！先生來一份吧？」⁹ 在表達痛恨之餘更嚴厲地呼籲中國人自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猛醒！反對不抵抗政策！抵制日貨，不做亡國奴！」¹⁰ 李碧華一方面借小說道出對侵略者的不滿，而更氣憤的是中國人內裡頭的混亂和爭鬥。

⁷ 《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頁26。

⁸ 《秦俑》，頁152。

⁹ 《霸王別姬》，頁6。

¹⁰ 同上註，頁93。



「乳臭未乾，只曉得嚷嚷。日本兵就在城外頭，打去呀！敢情欺負的還是中國人！」¹¹ 中國人對過往被日本侵佔欺凌和國民自傷殘殺的日子感到十分痛心，李碧華在多部小說中也曾提及武力鎮壓學生的一段歷史，而《天安門的舊魂新魂》整部小說也以此作主題，「我看到大門口掛了黑布，有個橫幅：『血沃中華，慘絕人寰』，還張貼了大字報，「夜裏看來分不清用的是紅還是黑色，刺目地寫着：『千古奇冤！』、『血債血償！』……」¹² 「有人不停狂笑，蘸着地面厚積黏膩的鮮血，用手指寫着：『一九八九·六·四。人民血證，國家恥辱。二十七軍』二十七軍？我有一點模模糊糊的想法。我的思緒亂作一團，組織打結，身手遲鈍。」¹³ 「誰真正願意面對『大時代』？作為香港人，只傷心尷尬地每朝北望。我們對『國家』的愛，相對而言阻隔如安全袋，並不『直接』，也無『結果』。國殤消息滲入大部分市民的情緒中，只為莫測的血緣吧。」¹⁴ 談到中國人一段悲慘的遭遇，李碧華以中國人民的心情，一幕一幕人民啞忍和敢怒不敢言的情景，委婉地表達對祖國的關心和對人民遭遇的同情，「胡同裏，未睡的人，驚醒的人，都探首外望。有人握拳透爪，有人默默地，拾出入侵者的旗幟。孩子哭起來，突然變作悶響，一定是有雙父母慈愛的大手，給捂住，不想招惹是非。」¹⁵ 「一家一家一家，不情不願，悄無聲息，掛上太陽旗。」¹⁶ 「一九四三年·大夥仍在日本人手底下苟活着。活一天是一天。」¹⁷ 「誰管明天是什麼日子？如果日本人亡掉我們，誰有明天？」¹⁸ 李碧華透過一兩句說話的描述道出中國人在那時的絕望和無奈，而香港淪陷的日子被迫將貨幣兌換為軍票，最後卻變

¹¹ 《霸王別姬》，頁 93。

¹² 《天安門舊魂新魂》，頁 6。

¹³ 同上註，頁 9。

¹⁴ 《霸王別姬》，頁 163。

¹⁵ 同上註，頁 148。

¹⁶ 同上註。

¹⁷ 同上註，頁 161。

¹⁸ 《霸王別姬》，頁 165。



成廢紙，這些都反映香港人對祖國淪陷的心痛，以及那時生活的艱苦。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刻劃香港社會的浮世繪

李碧華小說作品喜以香港社會上發生的事作題材，無論是男女感情、社會民生問題或是經濟發展狀況，在她作品中亦經常會看到。她作品內容緊貼香港社會，可以說是刻劃出香港社會的浮世繪。就如對人們追求享樂的人生、崇尚品牌的生活，以及年輕人崇拜偶像的潮流，李碧華的小說也能反映這些狀況。經濟民生方面，她注意到人們博彩心態重，喜歡炒賣各種有利可圖的東西，萬一股市狂瀉，所謂的「金融風暴」或是「金融海嘯」便會出現，「恆指午後猛烈狂瀉 1,285 點，跌破牛熊線，兩隻恆指牛證及四隻國企指數牛證即死亡，股災重臨……」¹ 李碧華的小說中也不只是風花說月而已，論到社會狀況和民生質素她都喜歡在小說中加插這些社會實況。

除在，談了一些希望透過博彩獲利不她以嬉笑怒罵的手法，將梁祝的故事改編，訴說梁祝因為經濟不景成為了「負資產，『負資產』即擁有物業的價值遠低於購買時的價格，「梁祝就如大部份香港人一樣，回歸之後，沒過過一天好日子。經濟不景，明珠黯然。首先，他們搖身一變，成為『負資產』。」² 這位故事主人翁幾乎將所有發生於香港的不幸遭遇也齊集一身，他被公司裁走，後努力找得一份教席，但卻又遇到出生人口不多，學生人數不足，引起了學校縮班浪潮，他最終亦被列入為「超額教師」，「然後資訊科技發達，稿件及編排電腦化，校對部要裁員。山伯得一份教職，卻因為學生人數日少，被迫縮班，他不幸，歸入『超額教師』行列。什麼『超額』？那是說，飯碗不夠，你是多出來那幾位，吃不了。」³ 香港每一個經濟困境似乎都臨到梁山伯身上，就連極受爭議的教師語文基準試，他也要經歷，「整整一個暑假，梁山伯頂着大

¹ 〈樹王〉《枕妖》，頁 168。

² 〈祝英台第一封求職信〉《新歡》，頁 109-110。

³ 同上註。



毒日頭，到處奔波求職。找到一間偏遠學校的教職，又籌謀如何通過語文基準試，好不勞累。」⁴ 李碧華利用幽默的手法，以經典的故事改編套用到現今社會中，讓香港普羅大眾看後雖感受到社會問題形勢不理想，但也不會過份憂傷。

近十數年香港的經濟狀況遠不及七八十年代工商業發達的日子，特別在經歷二零零三年沙士一疫，香港的股市及樓市等百廢待興，香港政府曾邀請外國歌星到港演唱，但無人問津，李碧華於小說中直接作出深刻的批判，「——所以，『不知如何』，非常荒謬、怪誕，兩名說自己『前世也是中國人』的洋人，有學歷具社會地位，卻硬是表現無能、乏力、混亂、拙劣，把香港沙士後意圖重振經濟的巨型表演盛事《維港巨星匯》，搞到一團糟一鑊泡。該來的不來。該走的不走。場面冷清，終於拆竟遮醜，送票撐場，秩序大亂……」⁵ 香港政府舉辦是之活動已被各界強烈批評了好一段日子，政黨們更要求官員為浪費公帑而負責。

政府舉辦的盛事振興不了社會經濟，遇到這樣不景氣的日子，一些鋌而走險之徒便會想到搶劫或是作欺詐騙案，「『扑頭黨。』她認真地說：『你完全可以勝任，而且命中率高，破案率低，報仇機會微，一定搵到兩餐。』」⁶ 那時候社會上即使是賊黨也會有不同的名目，「扑頭黨」、「寶藥黨」、「迷魂黨」和「跌錢黨」等也應而生。李碧華的小說也多次以這現象作題材，「對了。送上門的東西白白失去，也當不成『寶藥黨』、『迷魂黨』之外的『金牌黨』臥底。」⁷ 李碧華小說以一些社會問題作題材，就如一群被忽視的老年人，他們流連在公園裏，「無所事事的、無家可歸的、禾稈咁珍珠銀行存摺數字不小的、兒媳要上班怕他耗電或引致火災所以趕出間還上了鎖因此有家回不得的……這些老人們是常客，

⁴ 〈祝英台第一封求職信〉《新歡》，頁 109-110。

⁵ 〈業影〉《新歡》，頁 99。

⁶ 〈夕陽殺手〉《凌遲》，頁 83。

⁷ 〈業影〉《浪風秋月夜》，頁 213。



還有拍拖逛公園累了來休憩的情侶、買菜的師奶、街坊……」⁸有些老人真的到公園散步做運動，但更多的是無所事事的。

對於香港社會在不同時期流行的事情，包括因應大量職業女性投入市場工作，大量的家庭傭工到港工作，如花是活在三十年代的人，她跨越時空五十年到香港，嚇了一跳為何這麼多黑人在港，及後才理解香港社會的轉變：「『到了一處地方，音樂聲很吵，人山人海，很快樂地跳舞聊天和吃東西。那是一羣黑人。』『黑人？』『是呀。膚色又黑，嘴唇又厚，說話嘖嘖呱呱的。一點都聽不懂。——哦，那個地方是中環皇后像廣場，那批『黑人』是賓妹。『她們是菲律賓來的，全都是傭人。』『嘩，光是傭人就那麼多？香港人，如今很富有的吧。』『不，她們的工資很低的。』『工資低也肯做？』『肯，因為她們的國家窮。所以老遠跑來香港煮飯帶小孩洗衣服，賺了錢寄回去。』」⁹李碧華除描述了外傭到港工作的情況，對那些工資偏低的勞工更流露着一份同情。

看李碧華的小說，可以窺探不同時代香港正興起流行的東西或是正討論那項民生議題，就如大部份香港女人都十分注重個人的年齡和身材樣貌，李碧華亦引以為小說的題材，如《胭脂扣》中阿楚追訪香港小姐選舉，一群候選佳麗最重視的是自己能否入選，她們的年齡，身材和樣貌是各界最關注的，「於是此繽紛盛事又告一段落。——如果在這幾天沒有虛報年齡、隱瞞身世、爭風呷醋、公開情書、或大爆內幕大打出手之類花邊的話，才算圓滿結束。可憐阿楚一千人等奔走了個半月，至今還未鬆一口氣。大家都在等待一些新鮮的秘密，可供發掘盤查。」¹⁰小說中的描述就如香港報紙的報導，李碧華將細碎事件也加插在小說中，由此可見其小說極具社會性。

⁸ 〈樹王〉《枕妖》，頁 160。

⁹ 《胭脂扣》，頁 71-72。

¹⁰ 《胭脂扣》，頁 164。



而最纏繞香港人的社會問題便是失業率持續上升，「對。過去三個月裁員減薪一浪接一浪，逾萬人砸飯碗，最新失業率 6.7%，直逼歷史高位。多少良家婦女加入失業大軍。」¹¹ 從前常說於銀行工作，當教師的工作穩定，但現在各行各業也會面對被裁的情況，「以前工作的酒樓結束營業後，他才失業四個月，已找到這份工，算是幸運。全靠人面廣客路多，口齒伶俐，手法圓滑。幹下去，再考牌。」¹² 建築和服務行業是香港失業率大軍中佔高位的兩組，而服務行業中由於酒樓倒閉的情況嚴重，當酒樓的員工失業機會是很大的。

¹¹ 〈金鸚鵡夜總會總會面試實錄〉《櫻桃青衣》，頁 97。

¹² 〈租客〉《新歡》，頁 161。



第二節 代表部份香港人的本色

李碧華在一些散文中抒發個人的感想：「老實說，我是個相當懶散的人。從不熱心加入任何會，也不熱心『出來』做大事。當然，一、本人能力有限，做不來，人家根本不會推舉；二、天性低調，最好無拘無束，來去自如；三、缺點太多……。——總之，求仁得仁啦。」¹³ 她強調自己希望過得無拘無束，又自言個人缺點太多，而且一再強調活得簡單：「活得低調、簡單、淺薄、逍遙。還有，一切褒貶不在乎，最自由。」¹⁴ 過往，很多人形容香港人對很多事也不感興趣，所指的包括文化藝術、政治選舉等，李碧華形容自己天性低調，較懶散和喜愛無拘無束，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有着一樣的想法。

香港人效率高，拼命賺取金錢，人生其中一目標為追求享樂，李碧華指出「——我唯一追求的，只是『現款。』」¹⁵ 她就更坦白地說明自己只追求「現款」即金錢。她對別人對她作品的評價並不重視，日本大學藤井省三對李碧華的作品曾作研究，但她有這樣的感想：「評議兩極化？雅俗對立論？碰撞的火花？這些，尊重言論自由，特別是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的時間精神(正協助侵華戰爭的受害人慰安婦提出控訴討回公道呢。所以，我與日本有愛恨情意結)。」¹⁶ 這一點她與一些香港人一樣我行我素，不理會別人的評價。

李碧華在多部小說中不約而同都出現過這句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¹⁷ 她嚮往自由，並且流露出她深信前世今生因果報應的信念。從她多年來低調的作風，她對自由是極力保護和享受的。

¹³ 〈站出來〉《水袖》，頁 77。

¹⁴ 〈一個女工的讀白〉《浪風秋月夜》，頁 140。

¹⁵ 〈行款〉《水袖》，頁 92。

¹⁶ 〈一個女工的讀白〉《浪風秋月夜》，頁 140。

¹⁷ 〈凌遲〉《凌遲》，頁 14。



綜觀李碧華的小說，她以香港市民的生活為題材，故事反映了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市民理想生活的模式、多采多姿的都市生活，以及男歡女愛的態度，特別仔細描繪女性對於愛情的心態。李碧華除了刻劃香港的生活環境，她更描述香港人對中國同胞的觀感，經常批評中國專制管治，同時又表現個人對自身政治和文化定位的不確定，特別是反映了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時的憂慮，她的小說內容的確反映了香港社會的現象。

這城市大部份的市民每天營營役役地工作，目的也是為了寸金尺土的小房子，而《胭脂扣》中袁永定講述自己的背景時，其實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我揀一些充滿活人氣息的狀況告訴她：我家在四樓，一梯兩伙。對戶住的是我姊姊與姊夫。單位是四百呎，各自月供二千多元。如無意外，他日我結婚生子，也長住於此。在香港，任何一個凡俗的市民，畢生宏願是置業成家安居，然後老死。」¹⁸ 大家也是但求生活安穩，大部份工資也投放在住屋的租金上。然而，李碧華對都市人關係的疏離亦呈現於小說中，《餃子》中李碧華輕描淡寫地訴說着公共屋邨居民的關係，「這是約三四十年歷史的公共屋村。公式代的間格，每個單位住着一些人，大家略有所聞，但又不知底細。」¹⁹ 這裏描寫了香港大部份市民居住在公共屋邨的情況，一棟大廈住了很多戶人家，但大家都互不相識，與從前的左鄰右里互相幫助有很大的分別。

香港給予人一種重視物質生活的都市，追求享樂的人生、崇尚名牌的大都會和崇拜偶像的潮流，這些都是李碧華小說中經常提及的，如《餃子》中媚姨對名牌手袋的追求、《潘金蓮之前世今生》單玉蓮嫁到香港每天的工作幾乎是購物消費的物質生活。

¹⁸ 《胭脂扣》，頁 29。

¹⁹ 《餃子》，頁 4。



李碧華的小說有一定數量的擁戴者，究其原因除了她小說內容傾向言情為主，小說能反映社會現況也是讀者喜愛的其中一個原因。她將殖民管治對香港的影響呈現於讀者眼前，香港人對九七回歸前的惶恐、對祖國同胞的觀感，以及中西文化匯合的香港面貌，她都透過故事角色將這些訊息帶出。李碧華個人懷着一股熱愛祖國的心，於《霸王別姬》和《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中委婉地道出，而在《天安門的舊魂新魄》則直接表達對祖國的失望，她期望祖國可給予人民更佳的生活環境，但卻偏偏事與願違，其實，很多香港人也希望祖國繁榮發達，李碧華的作品正代表着部份香港人的想法。

李碧華作品反映了香港市民在不同年代的心聲和很多社會現況，她能刻劃香港的社會面貌，這與她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很有關係。她長住於中環，中環正是香港的中心樞紐，她的作品可以成為研究香港市民生活的輔助材料，例如《胭脂扣》中三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狀況，描述了很多當時香港的地理環境和民生活動。

總括而言，李碧華的思想代表部份香港人的特點，從她的作品可以進一步理解港人生活的模式、社會流行的東西，以及他們在不同時代上的思想轉變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她的作品數量眾多，且具有社會性，對讀者而言可作消閒讀物，對喜歡探索社會狀況的人，亦不失為一個研讀的好材料。

參考書目

(一) 李碧華作品

1. 李碧華：《滿洲國妖艷——川島芳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07) (3版)。
2. 李碧華：《水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09) (3版)。
3. 李碧華：《新歡》，(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5.7) (5版)。
4. 李碧華：《霸王別姬》，(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04)(8版)。
5. 李碧華：《荔枝債——怪談繪卷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01) (5版)。
6. 李碧華：《泰俑》，(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4)(5版)。
7. 李碧華：《誘僧》，(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06)(3版)。
8. 李碧華：《餃子》，(安徽文藝出版社，2006.01)(1版)。
9. 李碧華：《胭脂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05)(16版)。
10. 李碧華：《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9.09)(5版)。
11. 李碧華：《枕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04)(3版)。
12. 李碧華：《糾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11)(12版)。
13. 李碧華：《天安門舊魄新魂》，(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6)(9版)。
14. 李碧華：《紫禁城的女鬼》，(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5)(3版)。
15. 李碧華：《凌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10)(4版)。
16. 李碧華：《戲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12)(7版)。
17. 李碧華：《白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5)(6版)。
18. 李碧華：《鏡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2.5)(6版)。
19. 李碧華：《櫻桃青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2.4)(3版)。
20. 李碧華：《流星雨解毒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2)(3版)。
21. 李碧華：《涼風秋月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10)(3版)。

(二) 書籍

1. 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青文書屋，1996)。
2. 王一桃：《香港文學評析》，(雅苑出版社，1994)。
3. 王宏志：《本土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
4. 王志錚、陳錦華編：《香港社會政策評論》，(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5. 田雪原、周麗萍：《中國人口》，(漢榮書局有限公司，2005)。
6. 白韻琴：《白眼細看中國新面貌》，(明窗出版社，1993)。
7. 江偉文等著：《香港政制與港人治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8. 洛楓：《請勿超越黃線——香港文學的時代記認》，(文化工房，2008)。
9. 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5)。
10. 東瑞：《我看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5)。
11. 東瑞：《香港文化淺談》，(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
12. 余慕雲著：《香港小組與香港電影 1946-1988》，(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3. 何慧著：《香港當代小說概述》，(廣東經濟出版社，1996)。
14. 何慧著：《香港當代小說史》，(廣東經濟出版社，2006)。
15. 許子東在《香港短篇小說初探》，(天地圖書公司，2005)。



- 16.李志輝、蘇文欣合著：《香港過渡前後社會政策及服務發展評論》，(香港政策透視，1998)。
- 17.吳志森·李正儀·曲阿陽：《香港居民的國籍和居留權1997年前後的延續與轉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
- 18.袁良駿：《香港小說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19.香港藝術發展局辦事處 編輯：《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香港藝術發展局，2006)。
- 20.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
- 21.邵家臻、夏民光合著：《香港好「反」》，(香港政策透視，1999)。
- 22.徐筱紅、張名娟、張叢：《香港人韜略大全》，(花城出版社，1997)。
- 23.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 24.陳炳良編：《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嶺南學院中文系，1994)。
- 25.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麥田出版，2000)。
- 26.陳國球編：《感傷的旅程：在香港讀文學》，(臺灣學生書局，2003)。
- 27.陳炳良：《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1)。
- 28.楊玉峰主編：《騰飛歲月——1949年以來的香港文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騰飛歲月」編輯委員會，2008)。
- 29.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5)。
- 30.黃維樑：《香港文學再探》，(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
- 31.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秋海棠出版，1996)。
- 32.黃維樑：《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33.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 34.劉以鬯：《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
- 35.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 36.甄鳳玲：《未嫁女——傳統與當代之間的香港單身女性》，(匯美書社，2004)。
- 37.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 38.薄鋒、李照興主編：《經典 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2年)。
- 39.謝常青著：《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 40.羅琅：《香港文學記憶》，(香文匯出版社，2005)。
- 41.羅禮銘原著、謝永光改編：《塘西花月痕》(上)，(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3)(2版)。

(三) 論文

1. 胡美卿：《評李碧華的《霸王別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1987)。
2. 梁月瓊：《論李碧華的《青蛇》——兼與《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作一比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1989)。



3. 胡翠娟：《論李碧華小說的時空安排與其思想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1995）。
4. 馮惠芬：《論李碧華小說中生與死的「糾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1995）。
5. 劉瑋茵：《論李碧華小說中的婚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1997）。
6. 李佩樺：《香港作家李碧華小說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